

A close-up photograph of a woman with dark hair, smiling warmly and looking down at a baby. The baby is lying down, looking up at the woman. The background is a soft, warm yellow.

宝贝

文艺女青年
做了妈妈后的絮语

[法国] 玛丽·达里厄塞克 著
树 才 译 郭宏安 校

A decorative purple ribbon bow is centered on a horizontal purple line that spans the width of the page.

Le Bébé

译林出版社

宝贝

文艺女青年的妈妈后的絮语

【法】玛丽·达里厄塞克 著
柯 小 译 郭宏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宝贝 / (法) 达里厄塞克著; 树才译. —南京: 译林出版社, 2015. 11

书名原文: Le Bébé

ISBN 978-7-5447-5951-9

I. ①宝… II. ①达… ②树… III. ①随笔—作品集—法国—现代 IV. ① I565.6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255347 号

书 名 宝贝

作 者 [法国] 玛丽·达里厄塞克

译 者 树 才

责任编辑 韩继坤

特约编辑 王秀莉

原文出版 Editions POL, 2001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译林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, 邮编: 210009

电子信箱 yilin@yilin.com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yilin.com>

印 刷 北京鑫海达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

印 张 8.375

字 数 154 千字

版 次 2015 年 1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5447-5951-9

定 价 32.80 元

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


/ 第一章 / 春 夏

一双小脚乱蹬，踢我的肚子。

我没法相信他是我生出来的。

一天，邮递员来敲门，我腆着个大肚子，包裹里包着一个宝宝，于是，我的大肚子就没了。

一个小生命：它该是在找什么东西，想理解它。

这个经验是重复的、不连贯的，宝宝睡着时，生命在继续，当他醒来，是他自己的生命在支配。

开始的日子挺怪，以前很少听人说过；也许，这中间有一种特别的亲昵、关联、气息和晕眩，差不多分六个步骤，昼夜不停，间隔一两个钟头：喂奶，换尿布，哄他睡，

睡上一两个钟头，重新来过。

我不再绝望，我明白这是暂时的，不会持续一生；我不再绝望，我知道托儿所十月份开学，会接走宝宝。围绕那个日子，时间将重新组织：我又可以投身外面的世界了。于是，我走进牛奶浴盆，轻轻按摩自己的身体，沉浸其中。这段日子，宝宝让我满足，不久，我又可以重新思考、写作，同男人们相处。

他睡了，我写东西。

我最要好的闺蜜怀孕了，她用三段论断言：“妇女不承担照顾孩子的义务，就没有工作的权利。”

他在睡梦中乱动，我立马起身，本子都没合上，我俯身——这姿势——像一棵柳树，或者划桨手：他的存在让我惊愕，无从理解。

瞧着我们的照片，两个新妈妈，我和闺蜜：也是我们的母亲的照片。

医院的床，脸上的疲倦，灯光。

这无法理解。

以前，不是我不喜欢孩子，而是孩子还没来。没有关系，我和孩子之间没有关系。孩子，我想，总有一天我会要一个的。“宝宝”这个词，娇弱，累赘，没法自由行动；我觉得这是个小问题。

如今我察觉，人们对生孩子没兴趣。我觉得，这种漠然是假装的，这不重要。宝宝出生不久，我的德文译者给我打来电话。祝贺从好几个国家飞来，我收到毛绒玩具熊、小兔子、心形玩具和彩带。但这位译者不理睬我的暗示，只谈工作。

我觉得这挺滑稽，脑子有问题。

这期间，幸亏系念于此，我才保持了精神平衡。

宝宝醒了，打断了我的写作。

安妮·埃尔诺在《冰冻的女人》中写道：“花季年龄，有那么两年，我生活中的全部自由，归结起来，就是孩子熟睡的那些午后。”

宝宝使我不能抽烟喝酒，因为他要吃奶。

但我同瘾君子一样，偷偷抽一根，喝一口。

为了多写几分钟，我把宝宝翻个身，让他趴着睡：他又睡着了。但这种睡姿，今天的医生是反对的，因为可能导致“新生儿猝死”。

以前，婴儿只是肉体，吵闹，脏兮兮，挂着口水，难得有好看的。我更喜欢动物幼崽：小猫，小狮子，或者小蜗牛。

宝宝出生后，我把这想法说给荒唐地做了孩子的父亲的那个人听。他异常冷漠的态度，让我立刻改变了想法：现在，我还是更爱宝宝。

宝宝坐在我膝上，我看电视里的动物世界。他盯着电视上的光线移动。

他看见了什么？

凭我听到的对婴儿的那些说法，我认为他得了自闭症，他的目光不聚焦。

我最要好的闺蜜觉得，她的宝宝是先天愚型患儿，因为他总吐舌头。

一个在戈马^①难民营工作的朋友告诉我，那边的新生儿死亡率是 60%。

宝宝让我情绪多变，让我多愁善感。我不知道该怎么理解这个古老的词。

说那无法说的：这就是写作。在说和不说的中间地带，有一种老生常谈，尽管被磨损，却揭示一部分真实。宝宝让我对老生常谈产生一种友谊，他让我变得好奇，我翻开石头，想看看下面奔跑着的真实。

我听着医院里的各种嘈杂，保育员的、其他母亲的、自我意识里的、杂志上句子的、心理学知识的：我的母性情感。我们所说的“天性”，来自真理和格言，来自见证和规劝：古老的闲谈。

① 非洲国家刚果的一座城市。

我现在才懂得，别人的孩子是不存在的，因为宝宝只在那种绵延的亲昵中，在同我们做父母的那种关系中，才能存在。

我们给他取了好几个小名，我们喊得开心，双辅音，有着美妙的韵脚和摩擦音，音质湿润，牛奶一般。

他醒了。奶喂了，尿布换了，干干净净，什么都好，才几个星期，他就变成一个孩子了。但每次喂完奶，他就有了新生儿的脸：被乳房挤压着，红红的，挂着口水，满是奶渍，唇边爬满皱纹，眼睛紧闭，像握紧的拳头。我衣服的褶皱，在他的脸颊划出细纹，我内衣的拉链，好像在他脸上印下一道铁轨。他拒绝睁开眼睛，想延续

这种满足感；他空空地咂着嘴，然后拉直，身子变得硬实，弧形，一只手就可以抱走；但突然，他又好像不开心，露出惶恐。

我们照看他时，他睡着了。余下的事情都归我们：打扫房间，购物，做饭，整理桌子，清空洗碗机，晾晒衣服，收拾床铺。让我们疲惫的，倒不是宝宝，而是无休止的家务。

我对宝宝的权力是惊人的。摆脱他，其实很简单。我梦见把他遗忘在超市里，沙滩上，我找回婴儿车，却是空的。我逃跑。喂奶的间隙，我醒了，我明白这是不允许的：逃走，失踪，到处乱跑。

他呢，像是梦见自己在吃奶，玫瑰色小舌头从睡梦中吐出来，那么健康，半透明，嘴唇圆而湿润。

有时，犯错似的，我吻他的嘴。这不是家庭传统。我给他洗澡，搓揉，擦干，然后抚摸他，我刻意不去碰他的小鸡鸡，作为替代，我吻他的腹部。这让宝宝吃惊。他还不会笑，也不会盯着看。我把他在襁褓里裹好，和他一起躺在床上，我贴紧他，嗅他的头发，从头到脚，他贴着我

的胸。他的头像小牛犊一样，在我颈窝的空隙移动。肚子贴着肚子，体温连着体温，我的母爱首先是恋童癖的：被他的身子诱惑，需要享受他的身体。

宝宝醒来时哭，我把他抱到怀里，加油！我救了他。他每天醒六次，每次我都这么哄他。眼神迷离，哭到最后，他抽泣，喘息，呼着气，然后安静下来。在我怀里，他放松了。

他清澈的气息，吐到我脸上。婴儿独有的这种气息，来自乳汁喂养的洁白身体，来自睡梦。

饿的时候，他只会这一点，饿了；高兴的时候，他沉浸在一种完全的愉悦中，但很短，然后是下一次失落：被他的情绪淹没，冲走。

我是男孩子的母亲；对面，另一边：女孩子的母亲们。

“都是我造成的。”孩子的父亲，模仿我，自嘲。

他的阴囊，出生时水肿，我觉得很大。好像女孩也会出现同样的外阴肿大。他的阴茎，耷拉在阴囊表面，非常小。肉体的小小一端，如此软弱，看上去更像女孩。一天内，有时会变大：我惊讶不已。孩子的父亲跟我解释：“这和温度有关。”我看他给儿子换尿布：托起孩子的生殖器，细心清理，动作轻柔，察看那些褶皱。我呢，用一大团棉花，在阴茎周围轻轻擦拭。无疑，他的性别特征从中体现。

我不觉得宝宝需要我胜过需要他父亲。他开心或不开心，在我怀里和在他怀里是一样的。他吸奶瓶，像吮乳头。